曼谷三廟

馮　進

天南地北

泰國共有各式廟宇二萬六千多座，首都曼谷就有超過五千處，是世界上佛寺最多的城市。根據最近一次二〇一〇年的人口普查記錄，該市一千多萬人口中百分之九十二是佛教徒。清晨出門，每天都看得到穿着赭黃長袍、赤足的僧人結隊化緣，手裏捧着竹編帶蓋的小籮筐。路人碰到，除了施捨食品，還會當場跪倒，祈求僧侶施福保佑。不過，印度教的影響也不小。儘管二〇一〇年印度教徒佔曼谷人口的百分之零點六以下，不如伊斯蘭教徒(佔人口百分之六)人多，如今印度教的影響處處可見。路邊、屋外常能見到兩處神龕，分別供奉佛像和印度教神像，各有鮮花供養，信徒們各取所需，和平共存。我住的賓館斜對面就有一所供奉印度教三大神之一、毀滅大神濕婆之妻烏瑪的廟宇。

曼谷三大寺一般指大皇宮內的玉佛寺、卧佛寺和唐人街的金佛寺。前兩處我這次遊覽了，以五噸半黃金鑄就的金佛出名的金佛寺我只是路過，但另去了著名的鄭王廟。總體感受是三廟都糅合了印度和中國的影響，彰顯了泰國地處東亞、南亞之間的地緣政治和歷史文化淵源。三座廟又各有特色。玉佛寺金碧輝煌，皇家氣象，也是遊客最多的場所。卧佛寺莊嚴肅穆，雖有遊客，還有不少曼谷民眾前來禮拜。鄭王廟又叫「黎明寺」，建築規模次於前兩者，在泰國歷史上的影響卻不小。

在湄南河（昭披耶河）東岸坐上橘線輪渡，一路往北，最後一站就是大皇宮。這是泰國的地標性建築。從一七八二年卻克里（Chakri，又稱節基）王朝的拉瑪一世將首都從湄公河西岸的吞武里搬來始建，歷代國王不斷修繕，如今成為佔地近二十二萬平方米，共有二十八座古建築的宏大建築群。我七月參觀的時候，大皇宮室內不對外開放，但看看正殿節基殿在維多利亞式樓房上加蓋傳統的泰式方形尖頂的造型，欣賞一下芳草如茵，菩提葱鬱的外景也很享受。

大皇宮外的軒敞，更襯托出玉佛寺內的遊人如鯽。從遊船碼頭彎彎曲曲走到景點入口，憑票入場。門口還有工作人員提醒遊客：上裝要有袖，下裝得過膝。沿着甬道一走近玉佛寺，就覺得四周人頭攢動，眼前金光閃閃。和漢傳佛教寺廟建築以黑、白、青等素色為基調不同，泰國佛寺似乎愛走「大紅大綠」路線。方形尖頂除了覆蓋深綠或寶藍瓦片，還有橘紅鑲邊。大平台上，除了一座金光閃閃的尖頂舍利塔，牆壁、廊柱等都用金箔、彩色玻璃貼面，陽光一照讓人眼花繚亂。這裏還有一座水泥澆製的柬埔寨吳哥窟模型，極盡精細。

大平台對面就是供奉玉佛的大雄寶殿。遊人入內參觀前先要脫鞋、摘帽。佛像共三尊，主角玉佛高高供奉在最上方，高度六十六厘米，由一整塊翡翠雕成，最早於一四六四年在清萊發現，幾百年間經歷了供奉在清邁及緬甸的曲折過程，最後才到了曼谷皇宮。泰國熱、涼、雨三季開始前國王都會親自主持儀式，為玉佛更換錦衣。玉佛下手，左右各有一座青銅像，各用三十八公斤黃金裝飾外部，這是拉瑪三世為了紀念拉瑪一世和二世建造的「帝王佛像」。看來，泰國皇室是和神佛同樣的存在，可以享受民眾供奉的香火。曼谷城裏也到處可見現任國王拉瑪十世的大幅肖像，像前同樣供奉鮮花、香燭。三尊佛像前的平地上還有人打坐禱告。玉佛寺庭院中不時可見中國古代將軍模樣的石雕，像關公，像周倉，甚至還有幾個頗似道教八仙的形象，讓我頗感納罕。

（上）

浮世繪月亮

陸小鹿

藝苑草

寫字樓附近新開了間私人收藏美術館，知道的人不多。我去看葛飾北齋漫畫展時，館內就我一個觀眾，前台小姑娘便主動找我聊天。她講，你先看櫥窗裏的北齋漫畫，然後記得看牆壁上的歌川國芳和月岡芳年，尤其四幅「月百姿」，全是真跡哦。

葛飾北齋我知道。歌川國芳我也知道，他是浮世繪歌川派晚期大師之一。但我不知道月岡芳年，也不曉得「月百姿」是什麼。越陌生就越感好奇。於是我倒過來順序，先看起「月百姿」。

四幅「月百姿」，幅幅包含月亮元素。特別一張《嫦娥奔月》，畫得極美。裙裾飄飄的嫦娥，乘着雲朵奔向月亮。月亮被處理成淡粉顏色，襯托出嫦娥的翩翩仙氣。我一看就喜歡上，當場網購一本《月百姿》。

作者月岡芳年，是歌川國芳的弟子，日本江戶時代末期浮世繪畫家。他用人生的最後七年，畫了一百幅與月亮相關的浮世繪。我買的這個版本（中國華僑出版社），一幅畫對應一篇文字講解。這是畫冊比畫展全面的地方，畫展能夠觀賞到真跡，畫冊則可以反覆咀嚼，細細研究畫外的故事。

第一章是「月下美人」系列。絕大多數美人取材於日本歷史及神話，我不太熟悉，所以，偶爾看到幾幅熟悉的人物就很驚喜，比如一幅《石山月》，畫的是《源氏物語》的作者紫式部。她用手托着腮，凝望着琵琶湖中的滿月，若有所思。相傳紫式部就是在琵琶湖畔的石山寺閉關時，才興起寫作《源氏物語》的靈感。此外，小部分美人形象來自於中國，我在展館內看到的《嫦娥奔月》便是其中之一。顯而易見，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源深流長。

除開美人之外，繪畫題材還包括英雄、庶民、神佛、鬼怪……畫面包羅萬象，整體皆以日本素材為主，兼涉部分中國形象：伍子胥、曹操、玉兔、孫悟空……

《月百姿》畫於一百三十多年前，對今人最大的貢獻，我覺得是幫助我們了解到歷史故事以及一些古時習俗。譬如一幅《劇場街之曉月》，畫面中舞女的下唇塗有多種顏色，一半紅，一半綠，原來這古怪的塗唇方式是古時日本女子流行的美妝法。還有剃眉黑齒，把眉毛剃了重新畫，把牙齒染成黑色，也是古時日本上層婦女的美妝大法。翻看《月百姿》，深深感受到月岡芳年背後付出的努力，選材時必是研究了大量的資料典籍，日本和歌、漢詩、俳諧……在畫面中都有所涉及。

◀浮世繪畫家月岡芳年作品《嫦娥奔月》　作者供圖

當然，《月百姿》畫面中最重要的還是月亮的意向。滿月、殘月、弦月，大多數畫面中都有月亮，展示了月夜下的眾生相：淒美、悲涼、浪漫、甜蜜。耐人尋味的是一些隱形的畫外月亮，即故事與月亮相關，畫面中卻沒有出現月亮。比如用波光粼粼的水面，來暗示故事發展於月光之下，反襯欲跳海自盡女子的肝腸寸斷。又比如為表達女子等待戀人不歸的惆悵之感，以女子凝望的目光方向代表落月之處，寓意連西邊夜空中的月亮也沉下去了，戀人啊你為何還不歸來？畫中沒有出現月亮，卻含有畫外深意，令人回味無窮，感嘆月岡芳年之構思巧妙。

讀罷《月百姿》，夜已深沉。我走到陽台上舒展一下筋骨，望着天邊一輪明月，今晚月色啊真美。

家鄉的冰米酒

陳　綺

HK人與事

記憶中，學生時代的夏天是必然伴隨着冰酒釀的——對南京的中學生來說，天熱的時候首選的校園飲品就是冰米酒。

那時，學校門口的一對老夫婦常年在一棵大樹下駐紮，兩張圓櫈，前面是一輛改造後的推車。車的肚膛裏裝着兩個巨大的冰壺，上面是一隻方形的玻璃櫃，分兩層，玻璃鋥亮透明，放學後人多，排隊時，伸伸腦袋就能看見裏面有序地擺放着小碗、鐵勺、吸管、豆沙和酒釀——是的，冰米酒並不是酒，而是一種用酒釀調製而成的甜味飲品而已。

老闆從玻璃櫃裏抽出一隻小碗，挖一勺酒釀，和一勺棗紅色的豆沙，打開冰壺下方的龍頭，冰糖水從龍頭裏汩汩地流出來，不出十秒，便裝滿了整碗。喝的時候，總是先把拌了酒釀和豆沙的糖水喝完，因為和老闆熟悉，央求老闆再添一碗冰糖水，第二碗的時候，才捨得把酒釀和豆沙一併吃完。

來買冰米酒的大多都是學生，老闆端起一隻空杯，另一隻手在冰櫃的水桶裏舀一杯灌進去，省時省力，對於冰酒釀需求量很大的操場來說，效率很高。相比學校門口那家，這一家的味道實在算不上良心，喝起來完全不是糖水應該有的味道，而是像放了糖精一般，入口的後味略澀。但是這並不妨礙他們家的生意，傍晚的操場裏和球場上，踢足球和打籃球的學生們一撥接着一撥，揮汗之後，喝一杯冰鎮的米酒，那感覺像什麼呢？《駱駝祥子》裏說祥子大冬天裏吃凍柿子：「一口下去，滿嘴都是冰凌！扎牙根的涼，從口中慢慢涼到胸部，使他全身一顫。幾口把它吃完，舌頭有些麻木，心中舒服。」

◀冰米酒是南京的一種夏季甜味飲品　作者供圖

多年前在《散文》雜誌上看過蘇州作家荆歌寫自己年輕時代的往事。荆歌從常熟回老家震澤，臨行前做工的師傅給了他兩瓶桂花酒，囑咐他帶回去給父親。荆歌坐在車子的後座，胸前抱着兩隻酒瓶，車子晃啊晃，桂花酒的香氣氤氳出來，他忍不住把酒打開聞了聞，桂花酒散發出淡淡的甜香，結果，荆歌在路上喝完了整整一瓶桂花酒，等到了家，已經睡了一覺。

荆歌生於震澤，後來去常熟工作，在那裏度過了自己的青年時期。他和導演陸川是好友，陸川曾經想拍荆歌的小說《鳥巢》，荆歌特意叮囑，請他一定去常熟看看。那裏的生活片段，就像氤氳出來的桂花酒，青澀、美好，帶着令人微醺的味道。

江南古鎮的集市上有很多賣酒的店舖。格局大致相同，進門處是一個吧枱，放着帳本、計算器、幾隻摞起來的大碗和一個酒勺，旁邊擺着幾罈比較常見的酒，青梅酒、楊梅酒、低度米酒最受歡迎。吧枱後面常常放着一排巨大的酒櫃，上面整齊地碼放好一罈罈釀好的酒，用老式的罈子封裝，瓶口或用蠟封上，或用麻布繫繩捆好。酒舖裏剩餘的空間常常擺放了一些釀酒的工具和幾個大大的酒缸，不僅宣傳了當地的釀酒文化，顧客來了，也可以適當地打一些嘗嘗。

走在江南潮濕的石板路上，迎面飄來一個竹竿，上面掛着一個方旗，上書一個大大的「酒」字，這樣的場景，倒是和《水滸傳》裏蔣門神的酒店有幾分相似：

早見丁字路口一個大酒店，簷前立看望竿，上面掛着一個酒望子，寫着四個大字道，「河陽風月」。轉過來看時，門前一帶綠油欄杆，插着兩把銷金旗，每把上五個金字，寫道：「醉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去裏面一字兒擺着三隻大酒缸，半截埋在地裏，缸裏面各有大半缸酒。

無論是釀酒，還是做酒釀，在過去都講究時令。過完年，二月初開始做酒釀，一直到立夏，天氣漸漸炎熱，才停止釀製。《吳郡歲華紀麗》中記載：「二月初旬，市人蒸糯米，製以麴藥，造成酒釀，味甜逾蜜，色浮淺碧。擔夫爭投店肆貿販，雙櫑肩挑，吹螺喚賣，趕趁春場，巡行巷陌。兒童遊客，投錢爭買，解渴充腸，潤其甘露。茶坊酒肆亦甕缸滿瞪，小杓分售，以供遊衍，至立夏節方停釀造。俗亦稱為酒孃，蓋製成數日味老，醞為糟粕，即成白酒。」

在南京，吃得最多的除了糖芋苗，就是酒釀元宵。酒釀元宵就是冰米酒的濃稠版又加了小丸子，江南一帶也是多見得，點綴一些糖桂花，頗有水鄉的溫柔氣息。若是在秦淮小吃街上走上一遭，更能感受到這座南方城市的吃食韻味。

故鄉的飲食，無論遊子走到何處，都會在味蕾間產生着至深至遠的影響，而這，我想大約就是生命中最美好的影響之一吧。

一朵深淵色

梅　莉

如是我見

朋友小馬有一個無肉不歡的胃，但他有一顆錦繡植物心。一大早曬他養的牽牛花，枝枝蔓蔓地爬在他搭好的網格籬笆牆上，一朵朵玫紫色的花，開得素樸乖巧，卻又艷麗無比，其藤楚楚，其花娟娟，其葉翠翠，真是「風致嫣然」，宛若美少女，天然去雕飾，盡得風流。看得人神清氣爽。

我於是想起與謝蕪村的俳句「牽牛花啊，一朵深淵色」。

雖說牽牛花的名字土到沒朋友，但卻因為天生一張精緻的「文藝臉」而深得廣大藝術家們的喜愛。喜愛花草的朋友也很有趣，會說出「玫瑰有張大餅臉，月季的五官才立體」這種能讓玫瑰氣得吐血的話來，讓我一想起就樂不可支。像玫瑰在花界這麼受寵的明星都有人不喜歡，而牽牛花充其量只是路邊野花而已，卻倍受畫家、詩人們的關注與追捧，不得不說，與它天性自帶文藝屬性有關。

「深淵色」在日本是指藍色，因為牽牛花的顏色是層層遞進的，很像植物染，看上去如臨深淵，神秘莫測，「深淵色」無疑是最生動形象，所以，這首俳句流傳到今。它的花形如小喇叭，我們小時候就叫它喇叭花，家家戶戶院子裏、窗台上都有它的蹤跡，也沒覺得它很特別，當時只道是尋常。它結的籽黑不溜秋小小一粒，我似乎更愛它的籽，經常摘下一堆捧着玩，然後不知散落在哪裏。

就像莫奈痴迷畫睡蓮一樣，國畫大師齊白石喜歡畫牽牛花，曾畫過上百幅牽牛花。而他喜愛牽牛花的原因始於他與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蘭芳的友情。那是一九二〇年代，齊白石在繪畫上還沒有什麼知名度，尚在摸索階段，但他堅信藝術是相通的，於是，在好友的引薦下慕名去拜訪梅先生，尋找藝術靈感。梅先生酷愛養花，家中有數百種牽牛花，他解釋說因為此花還有個名字叫「勤娘子」，有借物明志之意，可見梅先生也是個很勤奮的人，話說不勤奮又怎能有如此成就呢。齊白石當即也成為牽牛花的擁躉，從此，他開始畫牽牛花。據說當他畫完牽牛花系列之後，事業上就開始牛起來了。所以，牽牛花還是大師的幸運花呢。

以前追劇《甄嬛傳》，裏面有個場景也說起過牽牛花。夜間出來散步的果郡王與甄嬛偶遇，見甄嬛很喜歡牽牛花，就一起談論起來。甄嬛說她兒時在野外田間常見這花，叫「牽牛花」，因宮中卻很少見到，所以很是驚艷。果郡王說因為它的別名叫「夕顏」，是很薄命的花，所以宮中的人是不會栽培的。其實，果郡王說錯了，牽牛花的別名叫「朝顏」，夕顏是月光花的別稱，月光花是純白的，傍晚花開，凌晨花謝，而牽牛花則有各種鮮艷顏色，感覺生命力旺盛多了。夕顏讓我想起去年在鄉下第一次看見空心菜開出的花，此花與彼花極其相似，肉眼簡直難以辨認。「夕顏」這個名字無疑很文藝，它適合待在小說裏。記得《源氏物語》裏有個美麗女子就叫夕顏，深得源氏公子喜愛，果然紅顏薄命，在凌晨莫名死去。

牽牛花生就一副小巧精緻的臉，有的周圍還暈一層白邊，中間又有一點留白，特別文藝範，所以詠牽牛花的古詩很多，但我最愛秦觀的這句，「仙衣染得天邊碧，乞與人間向曉看」，寫出了牽牛花的風致。當中年的我越來越愛四時有花朵作陪，不想與人糾纏時，花朵們就成為我的知己。老樹畫畫裏說，「周末沒啥事，逛入小樹林。無人想與語，對花說古今」深得我心。

▲牽牛花開得精緻小巧頗具詩意　作者供圖

詩歌中的盂蘭盆節

怡　人

文化什錦

盂蘭盆節已過，但卻不曾有過多少過節的感覺，不禁追思，古時的華夏對這一節日有多重視，詩歌中的盂蘭盆節又是如何體現了當年的過節景象——比如唐太宗就曾在宮中舉辦盛大的盂蘭盆道場。

盂蘭盆節源於佛家文化，核心內容是佛祖教弟子如何將亡母救出餓鬼道。中國古人不但將其本土化，還發揚光大，乃至遠傳東瀛。早在西晉初期，農曆七月半念誦《盂蘭盆經》已是一項重要活動，但真正推動、擴大其影響力的，卻是梁武帝蕭衍。需要說明的是，這個皇帝當時並非為了亡母，而是為了亡妻郗氏。念誦《盂蘭盆經》只是他為亡妻求懺悔、做功德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他本人作了一篇《梁皇懺》，感天動地。某種意義上說，《梁皇懺》推動了《盂蘭盆經》乃至盂蘭盆節，漸漸成為中國人有關孝道文化的一部分。

「欣欣來認祖先名，梵杵丁東月二更。滿地紙錢香篆冷，更無眞哭兩三聲。」——這是南宋宋伯仁《觀寺中盂蘭盆會有嘆》。顯然，他所見的盂蘭盆會，味道已經離孝道很遠了。大致同時代的吳自牧著《夢粱錄》說，當時寺院每到農曆七月半，就會舉辦盂蘭盆會，用施主的錢米幫他們薦亡。按照宋伯仁的說法，無論僧家還是施主，可能都不用心。就是說，當歷史上的盂蘭盆會被儀式化之後，其本意在部分人心目中，漸漸也就淡了。拿今天的日本盂蘭盆會來觀察，主要體現的，還是歡樂，哪有拯救已故親人脫離餓鬼道的緊迫與憂愁？

到明代時，盂蘭盆節仍然很重要。官員皇甫汸有《七月十五日頌盂蘭佛會》詩，描繪了「綺供千花綴，芳筵百果繁」的景象，現場氣氛是「流悲咽笙磬」，挺動人。不知清代的乾隆皇帝是否有意繼承唐太宗遺風？他也十分重視盂蘭盆節，多有言及中元日（即農曆七月半）觀賞放河燈、盂蘭法事的詩句。例如：

數聲仙梵海天唄，一朵金蓮上下荷。
卻是嫦娥讓燈景，中宵才肯擘雲窠。

可見乾隆當時對宮廷過節的美景讚嘆有加，心生歡喜，似乎沒有想起「餓鬼道」之類。當然我們也不能怪他，畢竟這樣接地氣的歡樂場景，在皇帝生活中並不常有。由此也可見，放河（湖、水）燈早已成為盂蘭盆節的風俗，而這種景象即便在今天看來，也有永恆的美。道光年間有位小官員叫彭廷選，寫了很多首《盂蘭竹枝詞》，其中有一，我甚是喜歡：「處處笙歌徹夜喧，香車寶馬爛盈門。河燈萬點飛星斗，應改中元作上元。」——「中元」即是盂蘭盆節，其本質是鬼節；「上元」就是今天的元宵節。而這位彭先生居然將二者相提並論，似乎還可以互換，由此可見，至清代時此鬼節已毫無「鬼氣」，反而越來越「歡樂」……

可惜的是，如今，我們也只能從這些詩詞中感受一番古時候的盂蘭盆節了。